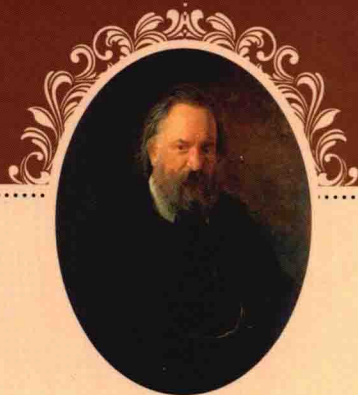


А.И.ГЕРЦЕН
С ТОГО БЕРЕГА



彼岸之声

[俄] 亚·伊·赫尔岑◎著

凡保轩◎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项目资助
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编号:15YJA740051)资助

А. И. ГЕРЦЕН

С ТОГО БЕРЕГА

彼岸之声

[俄] 亚·伊·赫尔岑 著
凡保轩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彼岸之声/(俄罗斯)赫尔岑著;凡保轩译.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10
ISBN 978-7-207-10493-9

I. ①彼… II. ①赫… ②凡… III. ①法国大革命—文集②社会运动—欧洲—文集 IV. ①K565.41-53
②D75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54505 号

责任编辑:张晔明 张婷婷

装帧设计:张 涛 李德铤

彼岸之声

Bi'an Zhisheng

[俄] 亚·伊·赫尔岑 著

凡保轩 译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远东联达教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80 千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10493-9

定 价 26.00 元

网络出版支持单位:东北网络台(www.dbw.cn)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目 录

致我的儿子亚历山大	(1)
引言	(3)
一、暴风雨之前	(14)
二、暴风雨之后	(36)
三、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五十七年	(45)
四、暮气沉沉!	(58)
五、何以解忧	(83)
六、1849 年闭幕词	(104)
七、我无所执,凡百有持	(112)
八、瓦尔德加玛斯侯爵多诺佐·科尔特斯和罗马皇帝尤利安	(130)
其他版本	
致我的儿子亚历山大	(140)
ADDIO!	(142)
一、暴风雨之前.....	(151)
二、暴风雨之后.....	(172)
原编者注	(185)
译名对照	(222)
译后记	(235)

致我的儿子亚历山大

萨沙,我的朋友:

我将这部书送给你,因为我还从未写过更好的作品,而且,可能也写不出更好的作品了;因为我喜爱这本书,视之为我战斗生涯的纪念碑——战斗中我牺牲了很多,却没有牺牲求知的勇气。最后,也是因为,把这份抗议书交付你年少的双手我问心无愧:有些地方是粗粝的,然而这是一个人格独立者的抗议,声讨的是奴性十足、谎话连篇的陈腐观念和荒谬偶像。这些偶像属于另一个时代,毫无意义,却在我们中间苟延残喘,不断地妨碍这个,阻吓那个。

我不想欺骗你。去探知真理吧,就像我一样。但愿你不必经受谬误之苦,不必饱尝失望之痛,而仅仅是通过继承之权就能取得这个真理。

你的生活将面临新问题、新冲突……绝不会缺乏苦痛和艰辛。你才十五岁,却已经承受了可怕的打击。

不要试图从这本书里寻找解决之道,书里没有。现代人也根本就没有什么解决之道。那已经解决了的,也就是终结了,而未来的变革才刚刚开始。

我们不是在建设,而是在破坏;我们不是在宣告新的发现,而是在清除旧的谎言。现代人,可悲的献身者,只是在搭桥,而陌生的、未来的他者将跨过这座桥梁。或许,你能看见他……不要在旧世界

的岸边滞留……宁可随之毁灭,也比在反动收容所中苟活强。¹

未来社会重建的宗教——这就是我遗赠予你的宗教。此教不信奉天堂,不信奉复活,而只信奉自身的觉醒、只信奉良知……到时候你去吧,回家去传播她的福音。那里曾经有人喜爱我的语言,也许还会有人记得我。

……祝福你走上这条道路,去追求人类的理智、个人自由和友爱吧!

你的父亲

退肯厄姆,1855年1月1日

引言

«Vom andern Ufer»^①是我在西方出版的第一本书。编入其中的系列文章是1848年和1849年用俄语写就的。我本人向青年文学家弗·卡普口授了德文本。

如今,书中很多东西都已经不新鲜了。恐怖的五年让此岸最顽固、最死不改悔的叛逆们也学到了些什么。1850年初我的书在德国激起了许多议论,有赞誉,也有无情的驳斥。尤利乌斯·福禄贝尔、雅科比、法里梅列耶尔^②等人的评论较多肯定,与此同时,一批天才而忠诚之士则怒加挞伐。

他们指责我散布失望情绪,不熟悉人民,对革命又爱又恨,不尊重民主、民众、欧洲……

12月2日比我更有力地回答了他们。¹

1852年,我在伦敦遇到最敏锐的对手佐尔格。他在打点行装,准备尽快前往美洲,因为在欧洲他觉得简直无事可做。“看起来”,我向他指出,“时局让您相信我并非一派胡言了?”“无须那么多,早就足以让我幡然醒悟了,”佐尔格回答,“当时我写的简直是一派

① 德语,意为“来自彼岸”,即本书书名,这里译作“彼岸之声”。——译注

② 尤利乌斯·福禄贝尔(Fröbel Julius),德国政论家,参加过1848—1849年革命;雅科比(Johann Jacoby),德国民主派政治活动家;法里梅列耶尔(Jakob Philipp Fallmerayer),德国历史学家,旅行家。——译注

胡言。”

尽管诚恳认错,但他的总体判断、观感多半与我相左。或许这是一种躁动情绪的流露?感觉危险迫近,恐惧未来,试图掩饰自己的虚弱,以及无奈而死气沉沉的暮年,焦虑不安自是在所难免。

……俄罗斯人命运奇特:他们会比邻居看得远,目光更沉郁,而且总是勇于表达——这就是俄罗斯人,米什莱所谓“沉默”的一群。²

在我之前,一位同胞早就写道:

“有谁比我们民族更多地赞美过 18 世纪的成就、哲学的光辉、宽容的风气、社会责任意识的广泛传播、各民族亲密无间的联系、温和的统治?……尽管在人类的地平线上尚有乌云,但是金色的希望之光已经辉映天际……我们把本世纪的结束视为人类最沉重灾祸的终结,并且以为,随后将是理论与实践、思辨与行动的统一……现在这令人倍感慰藉的体系在哪里?它被连根摧毁了。18 世纪行将结束,不幸的慈善家在忙着为自己掘得一尺墓穴,好带着一颗饱受欺骗、煎熬的心灵躺进去,永闭双目。

有谁曾经能够思索、期待、预见未来?那些我们喜爱过的人现在何处?科学和智慧的成果现在何处?启蒙时代,我认不出你来了,在血泊和火海中,在杀戮和毁灭中,我再也认不出你来了。

反科学者大获全胜。‘这就是你们所谓启蒙的成果,’他们说,‘这就是你们所谓科学的成果。愿哲学必亡!’——于是那失去了祖国的可怜人,那失去了家园、父亲、儿子或朋友的可怜人重复说:愿之必亡!

不可能永远是流血冲突。我相信挥剑斩杀的手将会倦怠,地球上的硫磺和硝石将枯竭,雷声必将止歇,宁静迟早会降临。可是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宁静?会是一片死寂、冰冷而阴沉吗……

在我看来,科学的没落不仅可能,甚或不可挽回、指日可待。当

它们衰落之后,当它们那宏伟的大厦轰然倒塌,指路的明灯猝然熄灭之后,会是什么样?我倍感悚惧,心灵震颤不已。即便灰烬中还会留下几点火星,即便有些人能找到它们并以之照亮他们孤寂的茅舍,但世界怎么办?

我只能掩面痛惜!

难道当代人类已经达到启蒙可能的极限,只好重新陷入野蛮再一步步重新摆脱吗?就像西绪福斯的石头,一至山巅就必将在自己的重力压迫下滚落,于是那位永远疲于奔命的人只好重新奋力将之往山顶推进?多么悲哀的图景!

我现在觉得,编年史本身都在证明这个观点。亚洲古代民族和王国的名称我们所知无几,但是根据一些历史片断可以推测,那些民族并非处于野蛮状态……王国毁灭了,民族也消失了,在它们的灰烬中诞生了新的种族,而它们诞生之际一片昏暗,只偶尔有几点火星闪烁不定,于是重新走过幼年,重新学习,名播于世。或许,在埃及文明光耀世间之前,许多世代都淹没在永恒中了,白昼数次照亮了人的智慧,黑夜又数次笼罩了他们的心灵。

埃及文明与希腊文明结合了。罗马人又承袭了这伟大的文明。

而这光辉的时代之后是什么?是数个世纪的野蛮。

沉沉暗夜慢慢消退,天色慢慢放亮。终于,阳光普照大地,善良而轻率的博爱者们节节胜利,他们看到尽善尽美近在眼前,禁不住热烈欢呼:到岸了!然而突然天色转阴,于是人类的命运又笼罩在可怕的阴云之下!哦,后代!等待你们的又将是什么样的命运?

我不时忧伤不已,不时跪地祈祷,向那冥冥之神伸出双手……没有回答!我只有黯然垂首。

永远在循环,永远在重复,永远是白昼与黑夜、黑夜与白昼的无尽交替,永远是几滴幸福之泪,然后便是不绝的痛苦之泪汇成江海。

我的朋友！我，你，还有所有人何为而生？我们的先辈又为何而生？
我们的后代又将为何而生？

我心灰意懒，虚弱不堪而忧郁满怀！”³

这些充满痛苦、火热而饱含热泪的文字写于九十年代末——作者
是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卡拉姆津。

有一些话，是致远在罗斯的友人们的，曾被用作俄文稿的引言。
在德文版中我认为则没有必要重复它们。如下：

别 了

（巴黎，1849年3月1日）

我们还将长久天各一方——或许是永远。现在我不想回去，况且也不知道有无这个可能。你们等待过，现在依然在等待我归来，我必须解释缘由。我的朋友们，如果我有责任向人解释自己的缺席，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那当然只能是你们。

无法克制的厌恶感，还有内心那似乎在预示什么的有力声音不允许我跨入俄罗斯的疆界，尤其是现在。当此之时，那个专制政权因欧洲正在进行着的一切而惊恐万状，凶恶无比。它正挥舞着沾满波兰人民鲜血的双手，加倍残酷地镇压任何思想运动，粗暴地切断六千万人民与正追求解放运动的人类之联系，扑灭照亮少数人的最后一点微弱火光。⁴不，我的朋友们，我不能回到这个大雾弥天、肆无忌惮的帝国，我不能踏上这个只能无声屈服、只能莫名牺牲、只能被塞住嘴巴忍受折磨的帝国。我将等待，一直等到那个政权精疲力竭，等到它因劳而无功和风起云涌的反抗削弱、衰败，不得不承认一

个俄罗斯人身上某些值得尊重的东西为止！

请不要误会，在这里我得到的绝非喜悦、闲适、休息，甚至没有个人的安全可言。我也根本不知道，如今谁能在欧洲觅得喜悦和休息，能在地震之际安然入睡，在激烈的斗争中求得欢欣。我信中的每一行都只能让你们看到悲伤。这里的生活异常沉重，爱里面掺杂进了恶毒的仇恨，泪水中混入了胆汁，焦虑不安折磨着整个身心。昔日的诺言、希望一去不复返了，除了一小批人，屈指可数的几种思想、以及绝无阻止事态发展的可能外，在这里我什么都不相信。我注视着旧欧洲不可挽回地走向衰亡，却并不怜惜现存的任何东西。既不怜惜她高度的文明，也不怜惜她的制度……这个世界中没有我热爱的东西——除了她所竭力摧残的；而除了她所疯狂戕害的，我也什么都不尊重……可是我要留下来……留下接受双重的折磨，为自己的，也为她的苦难承受双重的折磨。她正飞速走向混乱和崩溃，或许，在这个进程中我也将随之毁灭。

我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

我留在这里，因为这里有斗争；因为，尽管有鲜血和眼泪，这里还是正在解决着社会问题，因为在这里苦难虽然同样让人不可承受，却是公开的。斗争是公开的，谁也不藏头缩尾。战败者将遭到不幸，可是他们不会在战斗前即被战胜，不会在说出自己的话之前就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暴行是令人发指的，但抗议的声音同样强劲有力；战士们常被送上大桡战船，^①手脚带着锁链，可是却能仰着头，说出自由飞翔的言语。哪里的言论自由还没有消亡，哪里的事业就还没有消亡。为了这公开的斗争，为了这发表言论的权力，为了这公开性，我淹留于此。为了它我可以献出一切。为了它我可以

① 欧洲有把犯人流放到战船上做苦力的传统。——译注

抛弃你们，献出我的部分财富，或许，还将在饱受迫害而坚贞不屈的少数人队伍里献出生命。

为了这言论的自由我暂时割断了或最好说是削弱了与民族的血肉联系，尽管正是在这个民族中我发现了自己灵魂里诸多明澈和阴暗之处。她的歌声和语言就是我的歌声和语言，我与这个民族一直在一起。我深切同情这个民族中无产者悲惨的哭嚎，以及其盟友们绝望的搏斗。

行此决断我付出了很大代价……你们了解我的……也请相信我吧。我压抑了内心的苦痛，经历了艰苦的斗争，而后做出了决断，不是像一个激愤难忍的青年人那样，而是思考了何去何从、成败得失之后做出了决断。整整几个月我都在权衡、犹豫，并最终决定牺牲一切：

为了人的尊严，
为了言论自由。

我无法去考虑后果，那不是我所能掌控的，它们多半掌控在反复无常的命运手中。命运的捉弄一直都被忽略了，直到她用圆规不仅勾画出了我们的决定，也勾画出了我们的步伐。我能够把握的只是绝不俯首帖耳——于是也没有俯首帖耳。

有不服从的可能而违背自己的信念去服从，这是不道德的。于我，令人痛苦的屈从已成几乎不可能之事。我亲历了两次革命，⁵我曾经生活得太自由，我无法再让自己套上枷锁。我体验了人民的激情，我习惯了自由的言论因而不能再次封闭起来，即便是为了与你们一起承受苦难。如果仍然有共同的事业要求我抑制个人的需要，也许，我会有力量这样做。可是，此刻我们共同的事业在哪里？在

故国，在你们那里没有自由人立足的土壤。今后你们或许还会召唤我？……我们要去斗争，而去沉重地受难，去面对毫无结果的沉默，去屈从，这无论如何都不行。请向我提出一切要求，可是别要求我虚伪，别逼我重新表示效忠。请尊重我内心作为一个人的自由。

个人自由是最崇高的事业，在她之上，也只有在她之上可以成长起真正的人民意志。人应该尊重自身的自由，尊重它不亚于尊重周围的他人乃至整个群体的自由。如果你们坚信这一点，你们就会同意，现在淹留于此正是我的权利，我的责任，这是我们那里个人所能进行的唯一抗议，个人需要为自己人格的尊严做出这一牺牲。设若你们把我的远走他乡称作逃跑，并且只因为你们的爱才原谅我，则这将说明，你们还没有完全自由。

我明白，可以用浪漫的爱国主义和世俗的拘束来反驳我，可是我不能承认这些陈旧的观念，我受过它们的影响，但摆脱了它们并正与之战斗。这些罗马和基督教记忆的余烬最为妨碍对自由的真正理解——健全的、明晰的、成熟的理解。幸运的是，在欧洲，理性和长期的发展部分弥补了这些荒谬的理论和法律。这里人们生活在深受两种文明滋养的土地上。⁶ 他们的先辈长达两千五百年的道路不是白白走过的，许多人性的东西完成了，不依赖于外在的设施，也不依赖于正统秩序。

即使在欧洲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我们也能看到对个人的某种尊重、对独立性的某种承认，有过某些对天才和创造做出让步的法律。尽管当时的德国政府卑鄙无耻，但斯宾诺莎并没有被流放，莱辛也未遭鞭打或被强征入伍。不仅仅尊重物质力量，也尊重精神力量，不自觉地承认个性——在这份尊重与承认中蕴含着欧洲生活里一个伟大的人性准则。

在欧洲从来都不认为移居国外者是罪犯，也不认为移民美洲者

是叛徒。

我们没有任何相似的东西。我们这里个人总是被压制、被吞没,哪怕这个人并没有试图公开表达什么。在我们这里自由的言论总被看作是粗鲁、是别有用心——是谋反;人消失在国家里,融没于团体之中。彼得一世改革用欧洲的公文程序取代了罗斯陈旧的地主式管理,所有能够从瑞典和德国法令中照抄的东西,所有能够从荷兰城市自治政府照搬到村社独裁国家的东西全被照抄、照搬过来了;然而,那些没有写在纸上的、从精神上约束政权的东西,对个人权利、对思想、对真理权威下意识的承认则不能够照搬过来也没有照搬过来。我们的奴隶制同文明一起增强了,国家成长了,完善了,可是个人失败了;相反,国家愈是强大,个人就愈弱小。欧洲的行政与司法制度、军事和民事体制在我们这里发展成为某种丑恶的、令人绝望的专制。

假如俄罗斯不是那样幅员辽阔,假如取自异域的政权体系不是那样混乱地被设置起来又那样无序地运转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个稍具个人尊严意识的人能够在俄罗斯生活下去。

政权的飞扬跋扈没有遇到丝毫的抵抗,常常肆无忌惮,其程度历史上无与伦比。保罗皇帝是其技艺娴熟的诗人,从他的故事中你们可以认识到它的手段。抛开保罗变化无常、热衷幻想的个人因素,你会发现,他绝非独一无二的怪物,他热衷的准则,不仅体现在所有君主身上,也体现在每一个省长、每一个警察分局局长、每一个地主身上。这套官阶体系设有十四个品级,而其中每一品级都沉迷于独裁。在政权的所有行为中,在上层对下层的所有态度中都能看到厚颜无耻,看到敷衍塞责而自吹自擂,看到这样令人屈辱的意识,即个人什么都得承受:三套马车、限制放出国护照的法令⁷、工程学院里的树条抽打改造。⁸ 于是在18世纪小俄罗斯承受了农奴制,

于是最终全罗斯都相信人可以买和卖，而没有一个人去质疑，甚至那些被卖的人都没有质疑过，所有这一切的法律基础是什么。比起土耳其，比起波斯，我们的政权更加自信、更加自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它。于它，不存在任何过去，它抛弃了本民族的过去，而欧洲过去更与它毫无关联；它不尊重民族性，不知道全人类的文明为何物，与这些只有冲突和斗争。从前，政府至少还在邻国面前感到羞愧，向它们学习，而现在它却认为自己有责任成为所有压迫者的榜样，要去进行教导了。

我们目睹了帝制最可怕的发展。我们在恐怖中成长，在秘密警察黑色羽翼的笼罩下、在它的利爪下面长大，我们在无望的压制中饱受摧残，苟且偷生。可是这样不够吧？是不是该解放自己的手脚和言论，行动起来，树立榜样？是不是该唤醒人民昏睡的意识了？然而，当呐喊和直陈其辞都未必能被听见的时候，轻声细语、漫无边际的暗示能够唤醒它吗？公开的、直接的行动是必须的，12月14日事件之所以如此强烈地震动了整个年轻的罗斯，就因为它发生在伊萨基耶夫广场。可现在，在俄罗斯，不仅广场，连著书、讲台都绝无可能。剩下的，只能是个人默默耕耘或从远方发出抗议了。

我留在这里，不仅仅因为跨过边境重新带上枷锁会让我深恶痛绝，而且更为了能够工作。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游手好闲；而在这里，除了我们的事业外，我没有任何其他事情。

谁二十余年来在心里固守着一种思想，为它受难且赖之而活，为之坐牢、流放，因之而觅得一生中那些最美好的时刻、最幸福的相会，谁就绝不会放弃它，就不会让它的存在屈从于外在的需要和地理上的经纬度数。完全相反，我在这里更有益，我在这里就等于你们有免于审查的言论、自由的刊物，我是你们意外的代表者。

仅仅对于我们而言这一切才显得新奇，实质上，这没有任何不

同寻常之处。在所有国家,革命之初,当思想的力量还很微弱,而物质的政权却不受约束之时,忠诚而积极的行动者就会逃离,他们自由的言辞从远方传来,而且正是这“从远方”使他们的力量和威力得以注入言语之中,因为言语后面展示的乃是他们的行动、牺牲。其言语的力量随着距离的增大而增强,正如从高塔上推下的石头滚落时力量会增大。侨居是革命正在靠近的第一个征兆。

身处国外的俄罗斯人还有另一项任务:是让欧洲真正认识罗斯的时候了。欧洲不了解我们,它只知道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正面图,除此外它一无所知。如今情势恰好利于推动这一认识。现在欧洲不再那么傲气十足,不再自闭于不屑一顾的长袍中了。自从欧洲遭受了市侩独裁和阿尔及利亚哥萨克的蹂躏,自从它自多瑙河到大西洋岸边都陷入戒严状态,自从监狱、大桡战船挤满了为信仰而受难的人们……欧洲就再没有理由傲视俄罗斯了。在战场上这个民族取得了胜利,它不得不赞赏这个民族青春的力量,那就让它更进一步去认识这个民族吧,让我们来向它讲述这个强大而令人费解的民族。这个民族悄然组织起了一个六千万人口的国家,如此强健而令人惊异地成长起来,同时,不但没有毁掉其村社制源头,而且第一个带着这个源头经历了国家发展史上的初期更迭;在蒙古敌寇和德国官僚的枷锁下,在粗野的军曹棍杖下和可耻的鞑靼长鞭下,这个民族近乎神奇地保全了自己,即使在农奴制下它也保全了自己的尊严、富有活力的智慧和丰富而狂放不羁的天性。为了回应沙皇文明化的命令,一百年后他即通过普希金的隆重登场回应了。让欧洲人认识自己的邻居吧,现在他们只是害怕她,需要让他们明白,他们害怕的是什么。

我们至今还是不可原谅地谦卑,而且仅仅意识到了自己难堪而无权的处境,却忘记了那有着无限希望和发展前景的优越之处,而

那才是我们民族生命的精华。坐等德国人向欧洲介绍我们⁹，岂不惭愧？

我来得及做些什么吗？……不知道，希望如此！

所以，别了，朋友们，长久地别了……伸出你们的手，也给我帮助，这两者我都需要。谁能想象，最近我们还有什么没看到过！或许，不久的将来，正如期待的那样，我们相聚的那一天就会到来，就像曾经有过的，我们会在莫斯科无所顾忌地举杯欢呼：“为罗斯和神圣的自由干杯！”

心灵不愿意相信这一天遥遥无期，相逢无日的念头让它窒息。似乎我永远不会再看到这些街道了，而我曾经无数次满怀少年的理想行走其中；我也永远无法再看到那些在回忆中变得如此亲切的房屋、我们罗斯的村庄、那即使我身处意大利南方仍眷恋难舍的罗斯农民了吗？……不可能！可是，如果呢？那我将把我的祝词遗赠给我的孩子们，在客死异国之际，我仍将坚信俄罗斯民族的未来，并从我自愿放逐的远方为它祝福！